

中华异想集

HONG HUA YI XIANG JI

殊途

警告
紧急

最近发现似人怪兽贩卖蝴蝶，
买者会咳出一只诡异又美丽的蓝蝴蝶，
它会借助人体传播病毒，
望众人警惕。

藤泽

二〇〇五年十月三十日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
异想
集

砵蛾

HUA YI XIANG JI

藤洋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异想集·硃蛾/藤萍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19-05488-2

I. 中... II. 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3889 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杨 冰 李 洁 郑 洁

特约编辑:罗嘉恒 装帧设计:彭 鹤 易 莎

中 华 异 想 集 · 硃 蛾

ZHONGHUA YIXIANGJI · ZHUE

出版发行: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印 刷: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6.5

字 数:1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219-05488-2/I·868

定 价:1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引
失踪

一 我不是一直都弱不禁风

二 苍老

三 卖蝴蝶的男子

四 恐惧

五 你爱她

六 谋杀的理由

七 控制

119 101 073 047 025 015 003



ONG HUA YI XIANG JI

藤萍

九
烛
龙

167

八
变
强

143





一 我不是一直都弱不禁风

他如往常一样，擦洗着咖啡馆里那些清朝末年就已经镶嵌在橱窗上的玻璃。这几天他不用右手，用左手。

从很多年前他折断自己右腕的那一天起，每逢相似的天气，右腕就会疼痛。但他从来都带着温和宽厚的微笑，没有一丝一毫不愉快和勉强的意思。

他叫李凤宸，钟商市异味古董咖啡馆的雇员。

他的老板叫唐草薇，是一个性格高傲冷僻、生意不冷不热的古董商。

他们的古董咖啡馆流传着许多奇异的传说。听说他们的书法字轴夜里会发出击剑的声音、画卷里的梅花鹿会在月明之时出来吃草、梳妆镜里会有美丽的女子对你微笑，甚至在古董咖啡馆中坐一坐，你都会觉得闻到了沧海桑田的气息，像在五千年的历史里坐了一下，沁出了归属于中华一族的悠悠凉汗，感受到了那儒释道翩翩



大袖的风。

中华南街异味古董咖啡馆。

一家少有人去，却十分有名的店。和风雨巷的顾家绣房一样，或者就是它们本身所代表的那些已经逝去的绝代辉煌，所以才能在匆匆来去的人流之中占据记忆的一角，被人让人思念而不厌倦吧？

不论人们对它们的评价如何，它们依然每天早上准时开门，经营着人们的缅怀和它们自己的传说。

“女肠离开瓶已经八天了。”李凤宸擦完玻璃，对那些带碧绿色的玻璃呵了口气，看着玻璃从雾气中逐渐变得明净澄澈，微微一笑，“你不着急？”

坐在太师椅中端着一杯绿茶闭目养神的红衣男子抿了抿色泽特别红润的唇，声音低沉、漠无感情、仿佛在这古董咖啡馆的厅堂里也有回音，“我着急什么？”

“女肠是会促使人血液、心情、容貌、体力等等急剧充沛到顶点、然后又很快衰老而死的灵。”李凤宸说，“在人身上的八天，后果很可怕。”

“女肠，”唐草薇一身深红的长袍，坐在东方风格的太师椅内，出奇协调。世上绝少有人会穿深红的袍子，而他那深红长袍上绣着复杂的金线图案，却是现在



不多见的“一年景”，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种种变化，花鸟鱼虫、春耕秋收都用金线绣在这红袍上了。这件衣服手工精湛图案繁复，正是钟商市顾家绣房顾诗云的精品之一，穿在唐草薇身上显得他皮肤更加白皙润泽，他微眯着眼，眸瞳妖异色彩浓重，唇齿微微一动，“那就是爱欲。”

女肠本是一种驻颜美容的药草，传说能恢复青春。恢复青春的代价是缩短生命，它能让一个面容丑陋的年轻人在转眼间美若天仙，但短暂的时限过后，美人立即鹤发鸡皮、衰老死去。女肠之灵是女肠草的精，一样有恢复青春美化容貌的功效。它一旦附上人身，那人立成祸水、能颠倒众生，极少有人能抵抗女肠的撩人蛊惑之美，但期限一过，被附身的人将血气用尽而死。

用寿命换青春美貌，世上究竟有几人首肯，而又有几人能面对此种诱惑毫不心动？

女肠啊女肠，你岂非是人有梦想以来最邪恶的迷梦？

“女肠附身，只有拒绝诱惑，才能摆脱。”李凤宸有耐心地说。

“那要看清醒的时候，是不是还来得及了。”唐草薇端坐太师椅上，茶已凉，他还没喝，仍端在手里。绿



茶散发着清淡的香气。

李凤宸微微一笑，收拾起抹布水桶，替他换了一杯热茶。



“跟着不知何时拉长的影子，与你一起走在漆黑的夜幕里，无论到何时，互握着双手，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会流下泪水……”顾绿章走到桑菟之家的时候，听到院子里轻轻的钢琴声，他正在唱朴孝信的那首《雪之花》。

听到的时候，她其实是有些意外的。小桑是个gay，喜欢到处找男朋友，喜欢倚着门用一双眼睛风情万种地笑，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干净苍白。他说他想做个温柔的女孩子，在家静静地等待男朋友回来。他从不唱男人的歌，今天是她第一次听到他唱了一首男人唱的歌。而且还是情歌。

“绿章？”桑菟之听到她推门进来，站了起来，一只手撑着琴键、半身倚靠在钢琴上。

那琴原本正和谐地发着轻柔伴奏声，突然被他一按，发出“砰”的一阵杂音，原有的感觉烟消云散。



她微笑，“看了《对不起我爱你》？”那是部经典韩剧，年前看过，剧情不外乎男女主角恩怨爱恨纠缠，她已忘了，但这首主题歌却是记得的。

“没看。”桑菟之穿着一身仿西装的白底麻色格子的衣服，浅蓝色牛仔裤，打着领带。小桑一直认为自己就内心而言完全是个女孩，但她从没看他穿过女性化的衣服。小桑的衣着她一向很欣赏，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干净的气质，都是浅色的。他的手指离开钢琴，身体还靠在琴身上，“只是很喜欢那句‘我不是一直都弱不禁风’。”

她怔了一下，微微一笑，不久之前她刚认识小桑的时候他还喜欢“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呢。

“那句我也很喜欢，我不是一直都弱不禁风……”她轻轻叹了口气，转了话题，“今天上课吗？”小桑一学期没上几节课，说是钟商大学的学生，他自己学院的人他只怕也不认得几个。

“不上。”他的眼睛一直在笑，她常常觉得这种笑是蕴涵意味的，只是无从探询。

“我今天有课。”她说，“沈方打电话给我说他不舒服。你能不能去看着他？通信工程学院今天好像出了什么事，他可能会很忙，我有点担心。”



桑菟之“啊”了一声，笑了起来，“他也会生病？”沈方是钟商大学学生会主席，勤于公务乐于助人，是个心思单纯充满干劲的热血少年，居然也会生病？

“交给你了。”她伸出手拍了一下他的肩，“我今天考试，下午立刻过去看他。”

“好。”他仍倚在琴身上用眼睛艳艳地笑，一动不动。

顾绿章推门离开，他看着她的背影。

她是国雪的女朋友。国雪在一年前已经死了。

他、沈方、国雪，都是钟商大学校篮球队的队员。他们是一同喝酒的好朋友。

国雪在一年前死了。

现在他、沈方、国雪的女朋友是一同喝酒的好朋友。

只不过——

只不过认识了顾绿章以后，他喜欢的歌词除了“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还多了一句“我不是一直都弱不禁风”。

人真的是很奇怪的东西。他从不勉强自己做到什么或者做不到什么，只不过当绿章用她那双澄澈温柔的



眼睛望着他的时候、当她想要说些什么又没有说出口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首歌：

我是脆弱的女人花，没有男朋友不能活着。

一直等待别人的爱。

不过绿章，只是最近，就像从前一样很喜欢唱那首歌、就像从前一样很想要唱给谁听。

“我望着今年的初雪，在一起的这个瞬间，我想把我的一切都给亲爱的你，把你抱进这样的胸怀里，我不是一直都弱不禁风……”



钟商大学。

通信工程学院。

女生们几天前就开始因为一件事在窃窃私语，今天早上来上课的时候，这种议论终于爆发成一次事件。

暴力事件。

几个女生今天早上看见沈方走进教室的时候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她们拿着课本相互殴打，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人被送进医院。

之前她们议论纷纷的，就是沈方突然变得非常非常



的美丽。

桑菟之刚要走进通信工程学院学生办公室的时候，嗅了嗅空气的味道，纤细的眉微微扬起。因为他闻到了一种很淡的香气、刚开的花草那样的香气，走进办公室时，他发出“啊”的一声，不知是笑还是叹息的声音，“沈方？”

办公室里有两个人正在热情地拥吻，其他几张桌椅上横七竖八坐着几个因为相互砸打头部而昏迷的女生。正在拥吻的两个人是沈方和办公室的代班女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沈方本来长得像个孩子，今天看起来尤其稚气。发髻卷卷的额头泛着一层轻汗，脸颊出奇的白里透红，完全不是他平时的脸色，竟然透露出一股强烈的香艳妩媚的媚惑。他整个人软倒在椅子上，代班女老师搂着他亲吻。

气氛却并不香艳，伴随着极度清新的草木幽香，办公室的光线出奇明亮，桌椅上倒伏的女生的影子出奇清晰，光影交错的偌大办公室里，正因为一点声音也没有，拥吻所呈现的是诡异，还有可怖的表象。

“小桑、小桑……”沈方抬起手吃力地向他求救。他似乎在发烧，脸色虽然明艳得惊人，却没有什



气。被人搂着亲吻，他却没有力气躲开，只是喘息着勉强躲避。

“李老师。”桑菟之倚在门口，眉眼含笑地叫了一声。

女老师抬起头往门口看，桑菟之看见她的眼睛深处是红色的，不是正常的颜色，眼神涣散之余，透露出浓烈憎恨的情绪。叫了那一声以后他反手关门，女老师已放开沈方向他扑了过来，一声鸟啼般的尖叫，声音尖锐得刺耳，完全不是人的声音！

桑菟之一矮身、滑步从她身侧闪了过去，随后一记勾拳正中她腹部。女老师缓缓软倒在他手臂上——他虽然长得像个女孩，但打架这事绝不输人。打昏老师以后，他扶着桌子双眼含笑看着沈方。

“你们统统给我去死！”沈方软倒在椅子上，开口就是这句咒骂，喘了几口气，他的脸色更加娇艳，焕发出他平时从来没有过的美色。桑菟之那眼色明明就是在笑话他，他绝对不会看错，“去找……医生来给我看病！”他咬牙切齿。

“你没病。”桑菟之看着他笑，“看这里。”他口袋里拿出条项链，陈旧发黑的银质链条上系着一个圆形盒子，盒面上印着黑白两条太极鱼，“看这里，一、



二、三，注意看。”他并不像西欧催眠师那样让项链做单摆摇晃，而是旋转圆盒让它转了起来，“看见什么颜色？”

沈方睁大眼睛看着那旋转的太极鱼图，“黑色和白色，唉？彩色的……”他说到“彩色的”三个字的时候，突然闭上眼睛，在椅子上平静了下来。很快，他的脸色褪掉了那层红晕，恢复了正常的脸色，那种古怪的媚惑气质完全消散，还他一张孩子气的脸。桑菟之握住那个圆盒，收进口袋。

女肠。

原来女肠附上张缈以后，因为沈方对张缈没有感觉，所以女肠脱离张缈的身体，反附在了沈方身上。一附上沈方，原本暗恋沈方的女生不堪女肠之媚惑，纷纷失去理智，相互殴打起来，连代班的女研究生老师都不能幸免。桑菟之用太极鱼稳住女肠，看着睡着的沈方，他开始思索能用什么方法让沈方喜欢的人拒绝他。

否则时限一到，女肠会让人枯槁衰老而死。

他看着沈方，重新戴好本来就很端正的浅色格子帽，考虑了一会儿，打了一个电话给顾绿章。

那个时候，唐草薇正说到“女肠，那就是爱欲”。